

历史长河里的鱼盐文化

■ 李良观

朗朗乾坤，“海阔环三面，天低透一门”（清·王澐云）黄金海岸的独山沿海从洪荒宇宙走过亿万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至本世纪初浙北最大临海工业基地建成，传统晒盐捕鱼产业被先进“中国制造”所取代，古老鱼盐文化古为今用，为现代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产业拓展了广阔空间。

溯本沿海人文历史，仰韶文化时期激浦至王盘山一线杭州湾北岸，先民从黄帝年代至春秋漫长岁月创造了古代多元文化。从海水煮盐“先有海盐（海盐晒煮），后有秦朝”历史，以光绪二年（1876年）《海盐县志》“秦王朝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海盐建县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记载证实，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这片土地煮晒海盐已经蔚然成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一束光辉。

沧海桑田，公元4世纪后长江三角洲向东扩张，杭州湾北岸受外海增强潮流冲击相继坍塌。海岸线的北移，逐渐形成“鲍郎”“海沙”“芦荡”三大盐场。根据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海盐知县常棠《澉志·卷三》记载，“鲍郎盐场”坐落“大海透入东北口头，潮入汲煮盐鲍郎浦（鲍郎盐场）在镇（澉浦）西北十二里，古老云昔盐场开基于此。有姓鲍者，凿浦煮盐因名曰者，后沙涨移入东浦侧……”。

相伴“鲍郎盐场”的“海沙盐场”位于西起陈家埭，东至包家埭之隅。“芦荡场”位于东乡（新仓、广陈一带）。大致于东晋十六国年代（公元4世纪）杭州湾海侵“一潮水到广陈”（俚语），独山盐场淹没后，“芦荡场”是硬生生从芦苇滩开辟而成的。据明万历《嘉兴府志》记载，“芦荡场”为三大盐场中最大，出现了盐船挤满盐船河的繁盛景象。

元明（公元14世纪）后杭州湾海潮逐渐从东乡南退独山，据2017版《黄姑镇志》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独山西一千多亩海涂为盐田，俗称灰场。明初设独山盐课管理盐业供销。”当年“东西山脚路相歧，几处盐棚趁晚炊”（清·顾长青）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初叶。

古盐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于历代经典中关于海盐制取与技艺演进的详实记载。先秦周礼《周礼·天官冢宰》“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盐，煎成盐”是古代海盐

制取的最早追溯。历代典籍中不乏对海盐生产的阐述。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已有完整记载；唐末韩鄂《四时纂要》提出的“晒曝成盐”之法，在宋元时期得到实践；至明代，海盐工艺迎来变革，永乐年间推行废锅灶、建盐田，崇祯年间宋应星在所著的《天工开物·作咸》中，更是图文并茂地推动了日晒制盐法。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亲临天津盐场巡访，其御诗《晒盐场》中“勤劬事业营千灶，次第工夫藉五塚”之句，正是对这场“煮盐改晒晒”技术变革的官方认可。

西汉是最早出台朝廷管理盐业文本的朝代。公元前81年汉武帝召开廷“盐铁会议”，为郎官桓宽记录编纂《盐铁论》制定历史上首次盐业管理方针。自开创盐业朝廷垄断，三国东吴独山建立“公冶场”管控盐业产销，为生产力低下海水制盐套上沉重枷锁。以文创体恤盐民疾苦，明代季寅白话诗《盐丁苦》“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肉。胼手胼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不补。每日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催征不让险天阻，公差迫捉如狼虎……”真实描写了盐民境遇。清乾隆年海盐进士朱琰《晒盐谣》后，咸丰初本土竹枝词人晒盐题材文创平民化，使得宣泄盐民劳动辛劳和向往改变现状的民谣流传。

旧社会盐民大多是“塘外盐潮侵里塘，田地盐碱常年荒，老鼠打窝鸟啄食，有种无收泪汪汪”。弃农晒盐后上工出门早，“晒盐不分昼和夜，鸡叫三更起床来，出门走路像梦游，眼窝珠两只不张开。”到场第一是掇盐盘，“丈二盐盘四尺阔，上工到场盘盐掇，卤浸重来身板靠，呜呜吱吱（吃力）步难跨（土话kuo）。”掇卤日晒，“一夜沥卤卤井满，吊桶提卤上盐盘，只只倒满日晒盐，提到卤井底朝天。”

“削灰”（灰，俗称盐土）是当日头道工序。“手握灰锄铲盐灰，深浅一寸长条块，铺满灰场连成片，日照成卷好晒灰。”盐土在海水轮番泼洒与暴晒中积聚盐分称“晒灰”。“海水有盐含量低，泼晒盐土盐分提，待到土色灰白变，积少成多已可期。”

过滤盐卤的地面设施称“卤井”，类似普通水井内胆称“漏”。“卤缸入地地面平，缸口上迭青泥甃，内腔漏壁有八尺，遍插滴管卤水淋”是过滤盐卤与储存空间，晒灰堆

积周围过滤层称“捺灰”。正午烈日满场晒灰一铲一铲捺成直径二丈、高一丈左右的卤井土墩，付出的劳动和流出的汗水不知要有多少。

沿成型卤井顶部漏圈，开挖环形水沟灌水渗入过滤层，卤水从滴管滴入卤缸称“游卤”。第二天凌晨提卤倒入盐盘，暴晒结成的盐傍晚刮出，留存氯化镁溶液称“苦卤”，过去用作做豆腐点浆。

盐民一天辛劳，清代顾鸿熙《晒盐》写道：“大热天（gong）好产盐，提卤上盘天亮前，清早削灰灰方白，太阳当头灰水溢（泼），推灰磨井正午后，刮盐要到星上来。”清学者范端昂也慨叹“天下人惟盐丁最苦”（《粤中见闻》），但盐民为了生存都不愿放弃。

晒盐人的生计完全系于天气，清代诗人任宏远《盐丁苦》写出了盐民的苦楚，“天雨盐丁愁，天晴盐丁苦”，但终究是对自然灾害的担心。“晒盐不怕太阳大（土话du），即（只）怕风潮落雨多，毋不太阳难出卤，空搓手皮白辛苦。”诉说对恶劣天气的担忧。

减少晒盐自然灾害损失的天气谚语很多。初夏“头时（夏至后三日）雷，没灰堆”（雨水多，盐土削、晒困难）；盛夏“南閃（闪电）火门开，老晴多出盐”；“北闪有雨来，收盘不过夜”；夏秋“东渔（hou）多晴西渔雨”；台风多发季节“潮头冒黄泡，风潮两天到”；秋冬“九月南风两天半，十月南风连夜转”等，规避一年四季白费辛劳的风险。

上世纪七十年代，独山沿海根据改革开放需要终止晒盐，与之孪生的海洋捕捞近几年转型，千百年鱼盐文化扎根这片土地，当地人以妈祖文化为代表文化传承，从过去年代手摇橹船出海，集体化年代帆船船打鱼，改革开放产业转型，民众对保护神妈祖信奉虔诚不减以往。八百多年历史的娘娘庙（祝圣禅寺）常年香火鼎盛，万人空巷的三月廿三庙会（俗称“看廿三”）成为当地弘扬传统文化的节日。

独山沿海鱼文化又一面旗帜，是传承百余年的晒盐文化，发源地六里湾两山环抱，周期性潮汐和平缓流速，“一日潮汛半日汐，早晚两潮有时鲜，涨潮网网捕鱼虾，落潮挖蛸捡‘土贴’（黄泥卵）”是“白盐紫蟹足江乡”（清·陈锦）晒盐鱼盛产优势。

晒盐鱼捕捞，只要涨潮前把1米多高超



古法盐盘海水晒盐

长围网一字形扦插海滩，被涨潮海水淹没后，鱼虾越过闸网觅食乐不思蜀，落潮被闸网拦截后干搁海滩由渔家俯首捡拾。逃生能力强的野生青蟹（黄夹蟹）往往蛰伏海沙里，从留存气眼处开挖，逮它时当心被挥舞的双螯蜇伤。

春季闸网捕捉梅童鱼、鲚鱼及鲜亮海白虾，偶尔有“翻肚”（身体失衡）鱼入网。有极个别大黄色洄游东海产卵，被大频率声波（雷电或海浪撞崖）震动“脑石”，失去平衡漂进六里湾被闸网逮住。初夏捕捉黄皮鱼（龙利鱼）和有鳞或无鳞杂鱼；入秋捕捉海仔仔鱼等，凡闸网捕捉的海鲜当地人统称闸网鱼。

晒盐鱼肉质鲜嫩，无需多加调料就能吃出原生态口味。适合大众口味的有鲜美可口的清炖梅童鱼，红烧带籽鲚鱼等。白虾是晒盐鱼的上品，醉渍或水煮肉嫩味鲜，和粉丝炖煲有道不尽的嫩滑。春季野生黄夹蟹最是肥美，蒸煮膏红肉肥，蟹炖或葱油爆炒无比鲜香。入秋时节海蜇品尝必不可少，凉拌海蜇丝清淡爽口，鲜香四溢；再是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汤”的海蜇汤，先将焯水洗净的

新鲜海蜇皮放入葱姜编香的锅中爆炒，添鸡汤快火烧开即成，嚼劲十足，汤汁鲜美不失口味天然。螃蟹个体虽小，即脆即食（俗称夹嘴螃蟹）和黄泥卵蒜蓉深腌（俗称“臭”沙鲜），都能吃出奇鲜味道。

晒盐鱼美食在咸丰年间就已有盛名。本土词人顾长清赋诗为赞：“俯鉴须眉水一湾，此中风味最清闲；立春沙虎中秋蟹，一种芳名让独山。”诗人独山品尝晒盐鱼不只是舌尖上乐享，更是在乎山水之乐的文化韵味。全塘词曰：“客来莫道无佳味，晚饭新添晒盐鱼。”高权词云：“海鲜聊佐盘餐味，晒盐鱼兼一料红（红虾）。”顾鸿熙和曲道：“登筵休道无佳味，白蚬黄鱼入饌来”等堪称独山海鲜餐饮最早代言。中国元素小餐饮大美学，成为独山鱼文化传承的独特名片。

改革开放时期，独山晒盐鱼文化发展前景美好。从省级“特色农家乐”殊荣获得充分说明，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传承。在推动独山沿海现代海洋经济与文旅产业创新发展中，以文化自信撷取古老鱼盐文化精华，以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乍浦望族伊氏祠产捐公轶事及其他

■ 陈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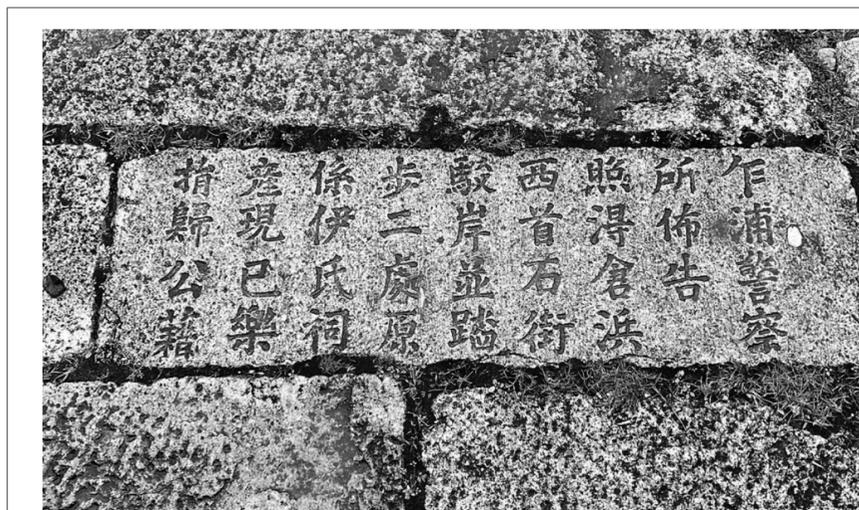
清代，乍浦有伊、陈、颜、邹四大名门望族，这四大名门望族不多不少都在乍浦留下了家族历史的记载。前不久，平湖一位文史爱好者在上海市嘉定区一处庙宇场地，偶然发现民国时期一块有乍浦警察所发布的石刻布告，全文是：“乍浦警察所布告：照得仓浜西首石街驳岸並踏步二处，原系伊氏祠产，现已乐捐归公籍。”

清末以前，并无独立的警察机构和特定的警务。1901年光绪实行“新政”，在全国推广警察制度。据平湖市博物馆馆藏民国编《平湖县志》记载，平湖警察机构始于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设警察所于城区城隍庙赐履堂。民国复光后，浙江省警务隶属于军政府之政事部，后据浙江省警官复议修正案而隶属民政司。各县设警察署，区、乡商埠及繁盛市镇设分署或派出所。民国18年（1929年），省民政厅以各县住屋捐的收入组建公安局。是年5月1日，平湖遵省令将县警察总所改组为公安局，下设城区、乍浦、新埭、新仓、全公亭公安局。从乍浦警察所的石刻布告分析，这块石刻布告应该在民国18年（1929年）后所立，也就是说，乍浦伊家将“照得仓浜西首石街驳岸並踏步二处，原系伊氏祠产，现已乐捐归公籍”的时间应该在1930年左右。

乍浦伊氏将伊氏祠产仓浜西首石街驳岸並踏步二处乐捐归公籍，乍浦的志书中没有记载，现在的乍浦人知之甚少；这块刻有乍浦警察所布告的块石是如何出现在上海市嘉定区一处庙宇场地的呢？据当地居民分析，以前经常有外来人到乍浦收购古石、古砖，这块刻有乍浦警察所布告的块石应该是被当地居民当作普通老石块出售给收石的商人，最后成为上海市嘉定区一处庙宇场地上铺路石。

这块刻有乍浦警察所布告的块石，也引发了不少文史爱好者对乍浦伊氏大族的探讨，但目前关于乍浦伊氏一族在乍浦的历史资料其实并不多，只能从一些文史资料中找到零散的以人物为主的简单介绍。

乍浦民间的《亭桥漫话》中记述了乍浦豪族伊氏由盛转衰的一个故事。《亭桥漫话》中的故事是这样记载的：清季中叶，吾里豪称富有者，首推伊氏。尝闻古老传说，伊氏之暴发，源流宦海，有号“琴史”者，纳粟出守云南普洱府，接篆前，上峰谕以秘密，谓尔此去若能擒获当地土豪某，擢升有望，琴史受命唯唯。既抵任，即屏却侍从，夙兴访之。莫不疑其他，衣冠迎接，属语寒暄，意颇相得。嗣后此往彼来无虚日，甚至某之爱子拜太守为义父，而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一



在上海嘉定一庙宇场地发现的刻有乍浦警察所布告的块石



现存的乍浦伊家捐公的仓浜西首石街驳岸並踏步遗址

日，某诣太守于官邸，献茶罢，太守忽袖出密令示之曰：“汝数十年众聚羽党，横行乡里，作恶重重，罪无可道，奈何！”某四顾兵卫森严，自知虎落深坑，死不能免，慨然束手就缚。问：“有何付托？”曰：“惟膝下一稚子，恳予荫庇耳。”太守诺。既退而思，草不除根，防留复发。遂定谳，将某之合门抄斩无余。事达省宪，传令嘉奖。不料谢恩之际，跪不能兴。抱病归，不数月而歿，家道亦随之衰落。《亭桥漫话》中的伊氏家族故事实际上就讲了一个号琴史的伊氏人，通过买官做了云南普洱府的太守，为了升官不惜费尽心思除掉当地土豪，为了不留后患，又出尔反尔，将该土豪全家连同后继给他的幼子都一起斩首。后来这“琴史”的家运一落千丈。《亭桥漫话》讲述的这则故事，正史上并没有这一记载，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很有可能是后人在零零星星的说长道短传闻中形成的，也不排除《亭桥漫话》讲述的这则故事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乍浦伊氏一族在清代应该也有为一方的人物。

浙江省社科联《世家大族》课题组编撰的《金平湖下的世家大族》一书中有一节有关乍浦伊氏的记载：“伊忍，字漱六，监生，少时家贫，他弃举业在乍浦从商，家道渐丰。咸丰四年（1854年）独力捐资，于乍浦西门内当天圩建立伊氏祠堂，置办族田1260亩。此

外，还致力于地方慈善，体恤佃农，焚毁佃舍，掩埋尸骨。咸丰年间以捐田赡族受朝廷表彰，援例授候选同知，后进道员。父焯，子锡爵，孙绍深。《稿李文学系》卷54收有朱王林《乍川伊氏家庙义田》一文，可惜只是存目，今天难于见到具体文章。”伊氏行善地方，数代受封赠。伊焯、伊忍、伊锡爵三代赠、封资政大夫”。这里有关乍浦伊氏的记载说明，乍浦伊氏有弃举业在乍浦从商致家道渐丰后建立伊氏祠堂，置办族田的人物。也有以捐田赡族受朝廷表彰，援例授候选同知，后进道员的人物。更因伊氏行善地方，数代受封赠的人物。

《乍浦镇志》人物篇里也有伊姓的些许记载：“伊杓，生卒年不详，字怀任，号霞村。诸生。好学工文，癖耽吟咏，武康徐鹤飞称莫逆交。性坦率，不事生产，嘉庆十四年家中失火，惟携诗稿数卷而出，其余弗顾也。晚年无子，依嗣志以居。卒年七十。著有《水西楼诗集》、《味古楼诗存》。未见。”“伊佐珩，生卒年不详，字铁耕。清道光十九年己亥举人。负才绩学，年少得盛名，屢上春官不第，益肆力于诗词，尤工乐府。著有：《秋水书屋近稿》。《平湖经籍志》云，未见。《铁耕诗话》六卷。行。载邑志本传。《云笈酬唱集》一卷。”《乍浦镇志》人物篇里的记载表明，乍浦伊氏的后人有“好学工文，癖耽吟咏”得举人功名

的，也有负才绩学，年少得盛名，肆力于诗词的人物。

从上述些许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乍浦伊氏一族早年也曾有人在朝廷为官，后人建立伊氏祠堂，置办族田1260亩，可见当时乍浦伊氏一族的祠产是有一定规模的。而到了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乍浦伊氏后人陆续开始外迁，伊氏祠产捐公应该是伊氏一族祠产管理者的后人在外迁后，将不动产的祠产“乐捐归公籍”。从而也给后人留下了这块有乍浦警察所发布的石刻布告。

据当地老前辈说，解放前后在乍浦居住的伊姓后人已经不多。但留在乍浦的伊姓后人也不负前辈期望，勤奋好学，也有所作为。民国年间，伊氏一族的伊隐樵曾出任乍浦小学校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期，伊氏一族出了位女兵伊家言，当时她年仅17岁，刚刚初中毕业就报名参军入伍奔赴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中荣获三枚军功章。

据2005年乍浦镇姓氏人口统计，乍浦伊姓一户3人。这应该是乍浦伊氏目前在乍浦镇唯一的伊姓一族后人。现居住在四牌楼社区（先锋村）的居民伊水良，曾经是乍浦镇小有名气的养鱼专业户，他的女儿伊炜炜自幼勤奋好学，1996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学院物理系，2000年毕业获物理学专业学士学位后考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读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物理研究生，2003年硕士毕业攻读博士，2007年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全资控股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久远高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乍浦伊氏一族学历最高的一位。

如今在乍浦古镇的西大街上有一排旧房，是伊家的旧居。初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但细看还是很不一般，在大门前面的门口石就非同一般，五米长的完整花岗岩非常少见，做工精细五面光，用料考究，是花岗岩中的精品，石材采用江苏的金山石做基石，寓意“金子铺地”。一共有三进房子，古代造房子非常讲究，一般建筑物都是三、五、七、九排列，九进是皇帝的专利。乍浦西大街伊家旧时的房子街往北，是一块占地近百亩之多的地方，可见当时伊家选择这块土地有着长远发展的眼光。

在伊家旧时房子东边的仓浜，还有原来伊家的私家河埠头，有南北对称的两个，规模堪比官府的踏度，石头上刻有图案，图案由瓶（平）、笙（生），瓶内插三支戟（三级）组成，寓意“平升三级”，象征仕途飞黄腾达，平安顺利，连升三级。在上海市嘉定区一处庙宇场地发现民国时期这块有乍浦警察所发布的石刻布告，也印证了乍浦伊家的这一段历史。